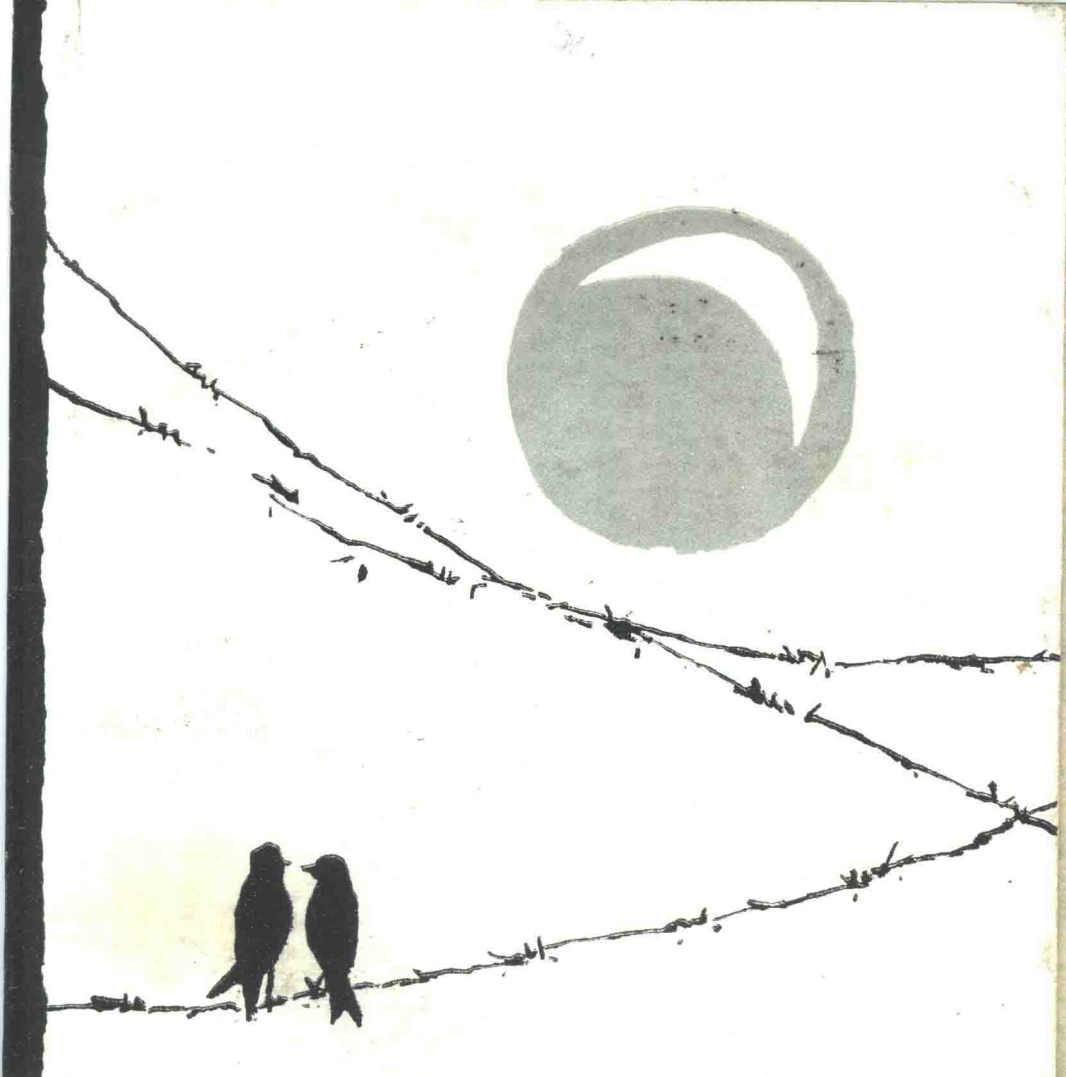




韩 汝 诚

天使与囚徒

天使与囚徒

韩 汝 诚

作家出版社

天使与囚徒

作者：韩汝诚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尹凤阁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13 千

版次：1987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25—7/I·24

统一书号：10248·0212

印数：03001—34,000 册

定价：2.15 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偏僻、蛮荒而神秘的东边道，有一个不为外界注意的羊角镇，镇上有一座令人瞩目的古碉堡，碉堡旁是拥有数千人的劳改农场。碉堡里住着一个独身女人，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不是知识分子，却与劳改人员中的知识分子心心相印；不是劳改犯，却过着囚徒一般的日子。她爱别人，也被别人爱；她遭到命运的遗弃，又得到爱神的青睐。围绕着这个神秘的女人，以这座历史陈迹的古碉堡为参照物，囚徒与天使，罪犯与俊杰同处于一个活动空间；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共存于这个特定氛围。因而衍生出一个美丽而生动的故事，展示出几个人物的坎坷命运和情感历程。

哦，碉堡，你在哪里？

重载的东风牌卡车停了一下又开走了，把一个跳下驾驶棚的女同志孤零零地抛在山野间：一直与蛤蟆河结伴并行的砂石公路到这里突然一拐，穿过一架水泥小桥，甩开淙淙的河水上岭爬坡去了；最后，终于隐没在黑黝黝的山林里。裸出许多卵石的浅浅的河面上，雾在无声地移动，湿润的风裹着一阵阵晚春的微寒和苦艾的清香，一边戏谑地拨弄着女同志额前的柔发，一边轻轻传送给她一种信息：这东满山区可不比省城，五月末梢晨露也还是凉意袭人的。

这是一个雾蒙蒙的早晨。雾晴？雾阴？尚难猜测。不过左手的岭豁上影绰绰悬着一团黄澄澄的光影，那显然是山区迟迟升起的朝阳了。她竖起米色风衣的领子，理一下被风拂乱的额发，于是晨曦映亮了一张白皙的五官端秀的脸庞。冷眼辨不清她准确的年龄，但一霎时，那冷峻的眉目之间和线条柔和的唇廓周围，却分明显出一种既困惑又亢奋的神情。

是的，跳下汽车以后她才忽然意识到，脚下已是久已向往的东边道了。啊，东边道，古老而传奇的名字，充满无数动人的传说、响彻英雄的悲壮颂歌和蒙着多彩的神秘面纱的土地！

对她来说，还在儿时，东边道三个字就连同许许多多冒险故事一起嵌进了记忆。漫长的冬夜，老奶奶盘腿坐在热炕头上，讲给她和小伙伴听的王干哥呀、棒槌鸟呀、小参孩呀……一个又一个迷人的“瞎话”都是跟遥远的“东山里”相关的。早年与父亲一起下过金沟的亲友们，逢年过节来串门做客，饭桌上也会捏起酒盅喋喋不休地回忆他们在大山里的遭遇和见闻。后来，当她上学读书，有关杨靖宇和抗联英雄的故事，又曾无数次的令她幼小的心灵震颤和泣血。总之，她印象里的东边道，是由木帮的号子、猎户的枪声、淘金者的叹息和采参人的乡歌混成的一曲交响音诗，是为抗联的篝火所照亮的一幅林海雪原的油画，是洒满了泪、浸满了汗、染满了斑斑血渍的蛮荒和旷野，是飘着浪漫主义迷雾的一片粗犷而美丽的处女地。

如今，真的已经走进故事的源头、夜话的摇篮了吗？她不由暗暗自问。

的确有点神秘。眼前，虽然并无高山，并无密林，但一条响声震耳的河从雾中流出，逶迤的丘陵波涛般的起伏着向雾中隐去——那乳白色的含着苦艾味的雾瘴后面，谁又知道隐藏着什么！

天刚破晓，四顾茫茫。女同志此时真有些孤独感了……

“下车顺那条土路走，过了岗别进镇子，一直往东，看见个碉堡就到了。”下车时，司机这样指点她。

说来走运，后半夜她在不出名的小站下了火车，转乘汽车至少还要等上四个小时。候车室的几张条椅上全被躺下大睡的旅客们占满了，她只好在陌生的小广场上踟蹰漫步。黑

暗中传来一阵发动汽车的声音，随着马达忽强忽弱的轰鸣，两盏车灯象巨兽的两只大眼睛一明一暗地眨巴着。后来马达声息了，车灯也灭了，她听见有人推开车门跳下来，挥晃着手电跳上保险杠去修车。出于无聊，她信步溜达过去看热闹，却引起了俯身检修发动机的司机的警惕。一股雪亮的手电光照过来：“干啥？”当他发现走过来的是个单身的女同志时，口气又马上变得温和了：“半夜三更的，想搭车吗？”

她感到意外，刚想说不，随即又反应过来，赶紧说：“假如顺道的话，我想上羊角镇……”

对方没做声，放心地只顾去修车。她正要失望地走开，却听车盖咣当一声耷下了，大约故障已经排除，司机喘着粗气跳了下来。

“我的车上烟囱碰子。”他开口说话了，随手拉开了车门。“不过我可以把你捎到拐弯的地方，那儿离羊角镇就不算远了。”

又令她感到意外。想了想，忙说：“也行。”

“可黑灯瞎火的赶夜路，你，敢坐吗？”对方忽然问。

她没回答，只道声谢，便从另一边钻进了驾驶棚。汽车开动以后，她才领悟到司机那句话的含意，可不，深更半夜，黑咕隆咚，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并坐在汽车里……她的心跳起来，神经不免有些紧张。

“从哪儿来？”司机问，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省城。我是政法机关的，去调查一个案子。”她索性亮出身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贵姓？”

“彭荔。以前在省厅，后来在检察院，现在……法院。”

她有意罗嗦着。

“噢，公检法的。”

司机轻轻笑了。她敏感地听出那笑声似在责怪：多此一举，没人怕你！

“我还以为你又是去劳改队探望家属的哩。”过了一会儿，司机才这样说。“近二年少多了。‘文革’以前我刚来这儿的时候，每趟出车都能碰上哭天抹泪的女人，有老有少，不是来看爷们，就是去见儿子。大包小裹的，全带着吃的。唉，也难怪，那些年社会上还挨饿，更何况劳改队。看着也怪可怜的，捎她们一趟吧，领导上不准，以为我们开车的图个什么，是不是捞了外快；不捎她们吧，又于心不忍，谁没有个亲人遭灾受难？那工夫动不动就扣你顶什么帽子，不是判刑就是教养。”

“是这样？”

“听说羊角镇一带最多的时候连犯人加教养的不下三、四千人，光右派就有上千号。我有个内弟就在那儿一蹲二十几年！”

“原来这样。”彭荔笑道，“怪不得你愿意拉我，是同情？”

“差不多。不然黑灯瞎火的，我拉你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好说不好听。”

“年轻的？”彭荔格格笑出声来，“同志，我四十都出头啦。”

“是吗？”司机也笑了。

小小的驾驶棚里，不同性别的两个陌生人之间，气氛顿时变得融洽起来。司机燃起一支烟，趁打火机一亮的刹那间，

彭荔看清身旁原来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司机。略一打听，他便做了一番详细的自我介绍。他说他在为小三线某军工厂开车，所以要赶夜路，是为了急于把一车猪肉拉回去，厂里的职工们已经一两个月没见肉腥了，过五月节再不能叫大家吃素。还说 he 原先也是在省城工作的，正是为了想离羊角镇近点，便于照顾一下那个倒楣的小舅子，他才举家迁到小三线的山沟来。“你这个当姐夫的真够意思呵！”听彭荔这么一说，他又象埋怨又象叹息地嘿了一声：“有啥法？我们那口子逼着我，她只有那么一个弟弟嘛！再说也是革命需要，上级动员支援三线，自己一个在组织的，还能不带头响应？”原来他还是位老党员。

当彭荔提到昔日的冤假错案正在陆续平反，一九五七年错划的右派都已得到改正时，那位司机猛吸了最后一口烟，一边把红红的烟蒂甩出窗外，一边感慨地说了句玩笑话：“改正了又怎样？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说上个媳妇，真是儿子没指望，连孙子都耽误了。”

“现在好啦，右派一改正，都成了香饽饽，找个对象还成问题？”

“谁说不是。”对方显出有点兴奋，“我们那口子在厂子里随便一提她弟弟的事，大姑娘、小寡妇，一下就上来六七份儿。最后是他姐姐替他挑了一个，三十五岁大闺女，厂计划科的统计员，多年闹回城，一直不肯在山沟里搞对象。这回一听是四十多岁的黄花郎，大学生，工程师，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这不，眼下告了长假，正在省城谈恋爱。”

说完，他笑，彭荔也笑。

“应该。”她同情地说，“象你内弟这样的同志，生活上

应该得到一点补偿，享受享受家庭的温暖和欢乐。”

不料她的话却意外地引来对方一阵牢骚。

“哼，他倒是时来运转啦，调回省城，安排工作，别说带回一个老婆，就是再多一窝孩子，外加丈母娘，都可以沾光回城落户。……”

“政策是这样规定的。”彭荔插了一句。

“可我呢，我们一家呢？”对方反问道，“来山沟倒是光荣的，合法的；想回去吗？办不到了。结果是，为了照顾他，把我们一家永远扔到山沟了！我倒是自愿的，没啥可说。可有的人吃挂络……拿我们跟前那屯子说吧，就有个小伙子，因为哥哥成了什么反革命，十六七岁就只好下乡落户，最后总算娶个农村姑娘安家了。现在，哥哥平反放出来没事了，弟弟可永远成了农民。沾坏光时候，按政策都有份，轮到沾好光，对不起，免了您啦！”

于是，就象司机用他那带白手套的大手捂住了彭荔的嘴，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能说什么呢？如果她不是出于自卫，一上车便申明自己是个政法干部，此刻她原是自由的，可以随声附和，可以表示同感，甚至可以跟司机一起发发牢骚，对某些政策做些抨击。然而现在，她还能说什么？一个党的政法工作者难道可以跟一个老百姓一起来发泄对自己所执行的政策的不满？不，哪怕是在背地，她也不能，自觉地不能……

无论过去和现在，也就是说从大学毕业以后，她始终是代表政府、执行政策的人。她当然不能对过去漫长而严酷的极左路线负责，但同样她也没有权力和能量来制定或修正任何政策。彭荔自己不无嘲讽地说过，她不过是船上的一颗螺

丝钉，大海航行靠舵手，螺丝钉的任务不过是紧紧拧住一个部件，哪怕航船触礁搁浅，也不许有丝毫的松动。说这话是在十年动乱中，含有某种无可奈何的自省和厌倦情绪。三中全会后的近半年来，当她被“拧”到一个新的“部件”上之后，做为一名专职调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落办”工作人员，她又发现自己的话并未说错。是的，船从险情中摆脱了，而今，航标清楚，航向明确，她这颗螺丝钉只能更牢靠地拧紧所属的部件，别无二话。不然，她为什么要主动提出到东边道来，昼夜兼程地在这陌生的山路上独自奔波呢？

可还是有人不满意，也许并不仅仅是身旁这位司机。

就以他来说，可能是个好同志，还是个好丈夫，好姐夫。只是要求未免过高了，在落实政策方面永远也不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连亲戚也跟着改正的右派一起回城显然不现实。但彭荔确实也无法公开驳斥他这种想法，因为谁都得承认确曾有过“一人蒙冤，株连九族”这样一种无情的事实。

所以，她只好沉默。

幸好曙色刚刚露面，车棚里依旧黑糊糊的，仪表盘上仅有的一点点微光照不清她脸上的窘色。马达忽而轻、忽而重地哼唱着，没人再言语，司机全神贯注在方向盘上，卡车正沿着车灯所照亮的一小块灰黄色的路面缓缓前行，攀绕过一段险峻的山道。彭荔感到车棚里陷入一种紧张的寂静，寂静得令人难堪，仿佛充满敌意。直到过完这段七拧八拐的盘山道，汽车重又驶上平稳笔直的路面，司机才似乎松了一口气，再次抽出手来燃起一根烟。

“出了这条山沟，天该亮了。这该死的山道真烦人！”说

完这句话，司机又沉默了，只有嘴角噙着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果然，过了不大工夫，彭荔心里真的豁然开朗，因为她眼前突然一亮——正如司机说的那样，汽车一驶出峡谷，曙色就象迎候他们似的早已布满在平川上。人们爱把黎明时的天光形容做鱼肚白色，其实它最先出现的是一种暗灰，就如彭荔身穿的那件流行了多年的涤卡制服的颜色一样。然后随着天光逐渐变亮，厚厚的天幕也就逐渐变薄变淡，由瓦灰而银灰，继而是半透明的青色，整个天穹犹如一只倒扣着的豆青瓷碗。这时，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峦也变得层次清晰了，近处那些光秃秃的荒岭仿佛是一溜散乱的瓦片，远处的山林和树丛依旧黑棕棕的象涂了一抹抹浓墨，而开阔处那刚刚春播过的田垄则如一块块深浅不一的条绒。眼前出现的景物只有明暗的对比，大地由于缺乏足够的光源还未显露出其多彩的风貌。因此彭荔觉得自己乘坐的汽车是行驶在黑白影片中，车窗恰是一方光线暗淡的银幕。车灯什么时候已经熄了，砂石路好似一匹铺展开的家织土布。这时候路旁出现了一条河，河床很宽，水流却窄，许许多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块散乱地布满在浅浅的河面上，激起一朵朵银白色的水花。那些细碎的波浪吸收并放射着此刻天地间最强的光华，成了眼前这幅黎明风景画中最触目的亮点。

“这条河叫蛤蟆河，一直通到你要去的羊角镇。”司机主动指点着说。

“蛤蟆河！这名字怪有意思的。”彭荔为对方又主动跟她说话，心里充满感激，礼貌地笑了。

“这山沟里到处是稀奇古怪的名字，什么蛤蟆河，喇姑

岭，长虫粒子，黑瞎子沟……怪吓人的，初来乍到的人一听，简直不敢挪窝。不过你别害怕，这都是早先年的事了。眼下人多了，别说黑瞎子，连蛤什蟆都快绝根了。蛤什蟆，红肚蛤蟆，吃了大补，见过吗？还有螭蛄，一种水里生的大虫子，虾不虾、蟹不蟹的，一煮彤红，就酒喝香死了。说来这东边道倒是个不赖的地方，只是这些年来人多了……唉，中国没治，人象蝗虫似的，往哪儿一涌，什么都完了。哦，快到了，前面有座桥，我打那儿拐弯。”

彭荔什么也没看见。天光倒是一刻比一刻亮了，但白茫茫的，是烟还是雾，遮住了她的视野，连方才那黑白影片般的暗淡的画面都隐藏起来了。桥是不存在的，司机大概是凭了经验才感觉到它的位置。

“妈的，下起雾来了！”司机叨咕着，又打开了车灯。“你就在桥这边下车，顺蛤蟆河一直走，不远就是羊角镇了。”

车不得不开始减速，象瞎子那样在雾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爬行，一边不停地哗哗鸣笛发出警告，尽管路上还什么也没有，更不见他所说的那座桥。

但车很快还是停下了，彭荔不得不准备下车。这时，为了更把握起见，她向司机打听卧牛岗的方向，说她不是要去羊角镇，而是要找劳改总队下属的采石场。

“你早说呀，我内弟原先就是那儿的，你到卧牛岗打听刘技术员，谁都知道。”司机咧开黑胡子大嘴笑了，索性推开车门站在踏板上详细给她指路。“羊角镇和卧牛岗其实是一回事，总队在镇子里，卧牛岗采石场离镇子不过二三里地。现在有雾看不清，不然你一上岗就能看见那边有两根大烟囱。你从这儿走，一会儿就到了镇子南头，别进镇子，照直走，碰

见一座碉堡就到了。”

彭荔心里怦然一动，刘技术员是谁，难道是他？……刚想再问，好心的司机已经钻进车棚里，车也开走了。目送着驶去的车影，彭荔这才看清在它拐弯的地方果然有一座桥隐在乳白色的晨雾里。迷惘中她暗暗后悔：既未来得及道声谢，也没打听一下司机贵姓大名，就这样白坐了人家半宿汽车……

坐了半宿火车再加半宿汽车，两条腿好象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彭荔觉得脚下这神秘的东边道土地是富于弹性的，走起来就如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吃力。岗上风大，雾淡了些。放眼望去，四下都是山，却又不是山，目之所及一片雾海，远近一座座起伏的小山丘隐隐如浮出海面的珊瑚礁，又象一片黑土与岩石凝结成的巨大波涛。她有幸去过黄山，也登过峨眉金顶，这完达山脉不过是丘陵地带，完全不能跟奇秀的江南山川相比，但似乎更开阔，更广袤，浑浑噩噩，莽莽苍苍，透着一种粗犷的美和原始的魅力。

眼前也是一片雾，道路延伸出十几米就再也看不清了。那雾中很难说是隐匿着悬崖还是潜伏着野兽，每一步路都叫人忐忑不安。忽然，她听到了鸡啼，接着又是犬吠，不过距此还象很远很远，是在雾的深处。不管怎样，鸡犬相闻必有人烟，羊角镇无疑就在前面了。

彭荔精神一振，步子大了起来。上岗以后，周身血液似乎畅通了，两腿不再绵软无力，她已感觉到脚下东边道土地的坚实。于是，刚才一度被疑惧所打断的那个念头，又重新回到她的脑子里。

司机所说的人会不会就是他，那个从小就被她印在感情深处的大毛哥，那个二十年前杳然失踪却一直令她难以忘却的刘正彤，那个不久前突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她面前的男子汉呢？

旧情引起她心灵的一阵颤栗……

她极力想把那个男人的影象从脑子里排除，然而不能，仅仅几小时以前，她还和他相逢在车厢里，那样凑巧，那样意外……

不管那司机说的是不是他，反正这里确曾是他长期受折磨的地方，二十几年，好长的岁月呀，只可惜自己知道得太晚了，否则，她也许早已经多次造访过这片神秘的山区，就象夜里司机所说的那些当年来此探视亲人的妇女一样，大包小裹，哭天抹泪……

那么，现在再好好看一看吧，东边道，你这神秘得令人神往，也幽深得令人抑郁的土地！

仿佛是应她的愿望，雾开始悄悄消散。淡了。薄了。眼前，逐渐露出房舍、树影、阳光，一座由各种色彩组成的小镇梦一样地浮现在山岗下面。彭荔站住了，贪婪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一切。但她很快又想起司机的话：不进镇子，一直朝前，直到看见一座碉堡。又是碉堡！几天来不止一个人，包括半夜在火车上遇到的刘正彤，都这样提示给她；轮到那不知名的司机，已经是第四次提到什么碉堡了。

哦，碉堡，你在哪里？

2

她要改变一个女人的命运 和阻止一个男人改变命运

彭荔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她要改变一个女人的命运和阻止一个男人改变命运。

这两个人在同一天找上门来。

从那天晚上就下雨，一种淅淅沥沥、不紧不慢的中雨，还不时夹带一阵呼啸而至的凉风。然而到了早晨，那些蒙过冤的、受过害的、殷切盼望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男男女女，还是早早就来“落办”门口排队等候上访申诉了。

有的同事曾不无牢骚地开玩笑说，他们“落办”的工作是专为极左路线揩屁股的，而且是“西瓜皮揩屁股——没完没了”。比喻未免有点齜齜，道出的却是真情。几个月来，他们那座坐落在僻静胡同里的小楼突然象改成了一所由名医坐诊的医院，每天一大早门口就挤满了许许多多上访者，犹如排队急等挂号看病的患者一样，焦急地、愁苦地、却又不得不耐心地等下去，直到走廊里某一间接待室的门开了，轮到她或她进去倾诉自己的冤情；今天轮不到，明天再来。

和其他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一样，彭荔每天忙得昏头涨

脑，奇异的是，神经总是处于亢奋中。气愤或同情，感慨和宽慰，交替激励着她的情绪。一面为总不见少的上访人群感到心惊，暗暗慨叹着：十年浩劫和比十年浩劫还长远的极左思潮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啊！一面却又感到忙得有意义，忙得痛快，甚而觉得自己参加工作以来似乎刚刚开始为人民做一点好事。

因为下雨，往日等在门外的人群都挤到走廊里来了，人数比平时少，机关可显得更混乱。彭荔是一组组长，上班先去主任室开了个碰头会。散会后回到自己房间，一看表已经九点，抓紧时间，争取上午多接待几个人，这样想着，她去开门。不想一拉门，一个浑身淋得湿漉漉的女人几乎倒在彭荔怀里，她显然是想扒门偷听屋里动静。

彭荔吓了一跳，那女人比她更吃惊，吓得连连后退，一脸恐惧。

“你干什么？”

“啊不，首长，是这样……”女人越发惊慌失措，惶恐地笑着，忙又小心翼翼凑上前来。“我是外地来的，已经蹲了半宿车站。首长，您看能不能先……先准许我汇报一下？若是您看我的问题不该提，我就走，马上赶火车回去。”

彭荔还没见过这样的来访者，从举止神态到说话语气，都谦卑得异常，简直是战战兢兢的。她不由仔细打量眼前这个奇怪的女人：一张憔悴的方型脸，很难猜测出她的准确年龄，但显然不是由于疾病和岁月，而是愁苦和营养不良，加上风刀霜剑，才使她那昔日也许颇为俊俏、丰满的面孔变得瘦削多棱、粗糙而多皱的。说不上梳的是什么发型，一缕缕发焦的短发湿淋淋地贴在两鬓上，发梢还滴着雨水，顺着凸